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 
第二十九回 享祭祀魂返大觀園 慶團圓神遊太虛境

話說惜春自從櫳翠庵出家以來，一塵不染，誠心悟道，如今已經修成了半仙之體，只等明人指點，便要立證菩提。他的那一靈真性，於每夜坐禪時，必與妙姑相會，妙姑在暗中指授妙訣。今當功行圓滿，不欲肉體飛升，恐駭物聽，思欲脫卻皮囊，以成正果。所以預先約下妙姑，今日下凡來度脫。他因寶玉放風箏之便，略施小術，將妙姑接了下來。又因寶玉高興要看打鞦韆，他自己故又借打鞦韆之便，脫卻凡胎，暗中將繩兒扭斷，將他的凡胎從半空中跌了下來。他的那一靈真性，依舊聚而成形，早飛在空中，騎在青鸞風箏的背上，眾人那裡能知道這些緣故。只見他懸空的從鞦韆架上跌了下來，一個個都嚇得魂不附體，一齊跑上前來，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。湘雲著了忙，連忙坐在地下，將他抱了起來，攬在懷內。眾人看時，已連一點氣兒也沒了。迎春、探春等見了，早已都哭起來。紈、鳳、釵、黛等一齊都埋怨寶玉。寶玉此時，早已沒有了主意了，也只好大哭而已。此時伺候的丫頭們，早已唬的四下裡亂報去了。

眾人正在忙亂哭鬧之際，只見玉釧兒攬著王夫人，賈蓉攬著尤氏，都從蜂腰橋踉蹌而來。眾人見了，越發沒了主意，索性都大哭起來。奶媽子們抱的小孩兒正在嘻笑，忽聽眾人都大哭起來，唬得小孩兒們不知所以，一齊亂哭。急的妙姑高聲勸道：「姑奶奶們不必亂哭，四姑娘升了仙了。」此時哭聲震耳，眾人那裡聽得見。

妙姑正在無法，一見王夫人、尤氏奔蹌而來，連忙迎了上去，打了個稽首。王夫人含淚道：「妙師父，你既然下凡來了，怎麼把四姑娘在鞦韆架上跌壞了呢？」妙姑笑道：「太太不必驚惶，四姑娘如今他的功行圓滿，脫卻了凡胎，成了正果了。」

太太不信，只看那青鸞風箏背上騎的不是他麼？」王夫人聽了連忙揚起頭來在天上一望，但見青鸞背上隱隱綽綽的像是騎著個人兒，卻看不真切是誰。尤氏到底年輕，仔細望去，果然就是惜春，在青鸞背上搖著繩子指著地下，叫道：「二姐姐、三姐姐、寶哥哥你們不用亂哭，看仔細嚇著了太太，我在這裡呢。」尤氏聽了，忙向王夫人道：「太太，風箏上騎的果然是四姑娘，他還說話呢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不勝驚異，忙向妙姑道：

「妙師父，你快把風箏收了下來罷，看仔細他又去了。」

妙姑聽了，先命尤氏去勸眾人不必亂哭，眾人這才知道惜春是脫了凡胎了。於是，大家止了淚，都瞅著妙姑收風箏的繩兒。只見妙姑手拿著繩兒，並不費力，漸漸的收了下來。青鸞落地，惜春這才跳了下來，見了王夫人，連忙下拜道：「姪女蒙嬌娘恩養，不啻生身的父母，今日大道修成，理宜拜謝劬勞之德。」王夫人聽了，忙拉了他的手哭道：「我的兒，唬死我也。」剛只說得這一句，就見迎春、探春、湘雲等一齊前來，拉了他的手問道：「四妹妹，你既是修成了正果，要脫凡胎，為什麼不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？我們險些兒被你活嚇死了。」

惜春笑道：「我若明告訴你們，你們又如何肯依呢。你們這會子也不必害怕了，咱們把太太請到亭子上坐下好說話兒，別把老人家唬著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四妹妹，你如今脫了凡胎，你這個肉身卻怎麼樣呢？」王夫人聽了，忙在鞦韆架下看了一眼，只見惜春的肉身依舊在那裡直挺挺的躺著，不由的又傷心落淚。

寶玉忙道：「太太不必傷心，等我去告訴珍大哥，教他叫了塑像的匠人來，就將四妹妹的肉身塑在咱們櫳翠庵大雄寶殿的東邊，永遠享受香煙，豈非千秋佳話。」賈蓉聽了，也不等王夫人開口，連忙如飛的去告訴他父親去了。惜春忙攔道：

「寶哥哥，我一輩子為人孤高獨介，如今脫了胎，怎肯教些匠役們來擺弄我的軀殼。況且倡揚出來，也招搖是非。你們先把太太請到亭子上去，等我和妙師父把他用三昧真火化了去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那裡肯依，也有要塑像的，也有要殯葬的，紛紛不一。惜春一概不聽，拉了妙姑的手，走到自己的軀殼跟前，口裡念出四句偈來，道：

是我全非我，疑君不是君；

憑他三昧火，化作嶺頭云。

念畢，只見妙姑向他的肉身噴了一口仙氣，忽的遍身衣履著起火來，就像燒燈草紙張似的，須臾化為灰燼。不但並無一點氣息，連一點骨殖渣兒也沒有了。

王夫人與眾人見了，都不勝悲感。惜春忙拉了王夫人的手，慰道：「姪女一生的大志已遂，太太該喜歡才是，如何反倒傷起心來了。」王夫人落淚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如今修脫了凡胎，如何還肯住在家裡，自然是要跟了妙師父去的，教我如何捨得你去。」說著，又哭起來，招的眾人一齊傷感。惜春安慰道：

「太太不必過傷，我雖脫了凡胎，尚有未了之事，還要留妙師父在櫳翠庵住兩日呢。就是將來我們去了，娘兒們要見面也還容易的。天不早了，咱們都到上房說話兒去罷。」王夫人聽了，這才擦了眼淚，一手拉了惜春，一手拉了妙姑，便往上房而來。

尤氏、紈、鳳等忙命丫頭們撤去酒席，收了風箏，率領奶媽子們抱了小孩兒們一齊往王夫人上房來。剛進了房門，尚未及坐談，只見王善保家的攬著邢夫人踉蹌而來。一到院子裡邢夫人便問道：「怎麼把四姑娘從鞦韆架上掉下來跌壞了，這還不得！」尤氏聽了，忙迎了出來，將惜春脫了凡胎、妙姑下來接引的話，告訴了邢夫人一遍。邢夫人這才放了心，道：

「我一聽見信兒，唬得我連路都走不上來了，大奶奶，你倒來的快當呀！」尤氏道：「我聽見丫頭們說了一聲，我的魂就像在頭頂兒上冒了，也沒顧得換衣裳鞋腳，虧了蓉兒在家裡，我就教他攬著我飛跑來了。你姪兒也沒在家，這會子還不知他知道還知道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只聽王夫人出來道：「大奶奶，你怎麼不讓太太進來，盡自在院子裡說起話來了。」尤氏才要答言，又見惜春也迎出來，向邢夫人笑道：「為姪女的事，倒教嬌娘、嫂們受驚，我倒心裡不安了。」邢夫人聽了，細將惜春一看。

但見他仙風道骨，豐致飄然，竟與肉形無異，不覺驚喜異常，忙拉了他的手道：「我的兒，難為你苦志修行，到底熬到成仙的分兒上，將來連我們也還都要托賴你的福分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著惜春和王夫人、尤同進了上房。

紈、鳳、釵、黛諸人，早已都在房門口迎候。彼此問好畢，剛坐下，又聽丫頭們在院子裡稟道：「老爺們、爺們都來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迎了出去。

只見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賈蓉、賈蘭祖孫六個一齊進來。只聽賈赦先道：「我們家真是天恩祖德，意外異樣的喜事，層見疊出。我們正在南安王府吃祭肉，蓉兒去告訴，初聽見從鞦韆架上跌了下來，嚇得了不得。後來才聽見說脫了凡胎，竟有這樣的奇異。四姑娘在那裡呢？我們來看他來了。」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王夫人忙領了紈、鳳、釵、黛眾姊妹都到裡間迴避，邢夫人便拉著惜春在房門口迎候。赦、政二公便拉了他的手一同進來。

惜春進房，忙拜了下去。赦、政二公連忙拉起道：「我的兒，難為你志苦心堅，修成了正果。常言道，一子成佛，九族飛升。將來我們也都有好處，且待明日奏知元妃，替你討一個封號，也不枉你修煉一場。我的兒，且隨你嬌娘到裡間坐著去罷。」惜春聽了，便同邢夫人到裡間裡去了。

此時已有黃昏時候，丫頭們點上燈來。賈赦、賈政和他們小弟兄們都在王夫人上房，挨次兒坐下吃茶。大家商議惜春之事，到底是面奏好，還是奏知了元妃傳奏的好。議論紛紛，賈政一時也不能酌定。正在躊躇，忽見焙茗自外跑了進來，稟道：

「老太太差大爺回來，告訴老爺們話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才要問時，早見賈珠慌慌忙忙的自外走了進來。

賈璉、寶玉、賈蓉、賈蘭一齊迎了出來，賈珠一一的接見畢，進了上房，便與赦、政二公暨賈珍請安。邢、王二夫人聽見賈珠來了，都出來相見，賈珠一一的請安畢，邢、王二夫人坐在裡間的門口的兩張椅子上聽賈珠說話。赦、政二公即命賈珠坐於賈珍之

下，眾皆依序坐下。賈政向賈珠道：「老太太這時候差你回來，必定有什麼要緊的事情。」賈珠躬身道：「今兒早起姑老爺接到上帝的敕旨，授了天曹的閣部，著即赴新任。」

咱們上界的老太爺，也有書子來接老太太歸位完聚。老太太所以差兒子來家告訴老爺、太太，於明日晚上預備出潔淨房屋一所，要寬大些，老太太和姑爹、姑媽定於明晚率領眷屬來家一會，就此起身回上界去呢。」赦、政二公暨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俱各大驚失色，由不得都傷心落淚。

此時眾姊妹們在裡間都聽見了。別人猶可，惟有林黛玉、史湘雲、李紈三個人，早已哭作一團兒。賈政歎氣道：「完聚未久，忽又分離，天命雖不可違，人心豈能無感，快吩咐套車，我們大家即刻都到廟裡去見見老太太，先討討教訓，明晚再預備祭祀。」丫頭們聽了，連忙出外吩咐。

此時王夫人也哭的抽抽噎噎的向賈珠道：「老太太和你姑爹、姑媽是留不住的，你可求求姑老爺，你和鴛鴦再住幾年，把我們看著送了終，娘兒們一同去罷。」賈珠也流淚道：「凡事都有個定數，老太太既去，兒等豈能復留。」王夫人聽了，越發大哭起來。賈政含淚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這如今還是跟了老太太到上界去會祖先，還是跟了你姑老爺到新任去呢？」賈珠流淚道：「方才老太太也說來，若是跟了老太太去，也沒有什麼益處。莫若仍舊跟了姑老爺到天曹去討個差事走走，不過一二年，就可以補放一個縣城隍了。」賈政聽了，點頭道：「這也很是。」賈赦聽了，向邢夫人道：「你把太太勸一勸，才沒聽見大姪兒說，將來他也可以巴到城隍的地位，這也是人生難得的事了。催催他們套車，咱們也早些兒到廟裡去罷。」

邢夫人聽了，忙將王夫人勸住。

這裡寶玉、賈蘭忙站起來要到外邊去催套車，王夫人道：

「你們出去吩咐，咱們兩府裡只套五輛車就夠了。二位老爺每人坐一輛，太太和你史大妹妹坐一輛，我和你林妹妹坐一輛，你珍大嫂子和你大嫂坐一輛，其餘他們姊妹們都不必去，等著明兒在家裡見罷。你們弟兄、叔姪們都騎馬，這就省多少事了。」寶玉、賈蘭答應而去。不多一時進來稟道：「車馬都齊備了，請老爺、太太們走罷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便又進裡間來囑咐寶釵，教晚上照應著安置妙姑、惜春及眾姊妹，並著人給薛姨媽送個信兒。於是，領了湘雲、黛玉、尤氏、李紈同邢夫人在前坐車先行，寶玉、賈蘭騎馬相隨，賈赦、賈政隨後也坐了車，珍、璉、珠、蓉四位騎馬相隨，出了榮府的大門，徑往城隍廟而來。一路燈火輝煌，好不熱鬧。

不多一時，來至廟中，都在丹墀下車。早聽見裡面擊點開門，林公迎了出來，湘雲的女婿林成玉在後相隨。赦、政二公見了，連忙搶行上前，彼此慰問。珍、璉、寶玉等也都上來請安。又見裡面出來了許多婦女，伺候太太、奶奶們下車。邢、王二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湘雲、黛玉一齊下了車，都與林公相見問好。

黛玉此時早已哭的說不出話來了。丫頭們攙著過了大堂，早又望見賈夫人在二堂迎候。眾人見了賈夫人，彼此益覺悲感。

過了二堂，便向西轉，乃是賈母的住處。剛到院子裡，就聽見賈母在內說道：「我原打發珠兒回去告訴你們，明兒晚上在家裡見面，這早晚兒半夜三更又都成群搭伙的做什麼來了？」邢、王二夫人等聽了，連忙緊行了幾步，進了上房間安已畢，都拉著賈母痛哭起來。隨後便是赦、政二公率領子姪們都一齊進來請安，伏地悲痛。賈母見了，高聲說道：「你們不用亂哭，都起來坐下，聽我告訴你們，自生骨肉聚散，原有個一定之數。」

我如今托著姑老爺的福氣，已死的鬼魂，又在人世混了三年，骨肉再得完聚，這也就很夠了。你們也想想，世上那一個作父母的能夠死後還能與兒孫們相見，世上那有個作兒女的又能夠與他死後的父母相見呢？咱們實在托賴著天恩祖德，這就是千古未有的事了。你們都快起來罷，不必哭了。」林公與賈夫人也都過來相勸，眾人這才止了淚。黛玉仍是抽抽噎噎的。

賈母忙道：「姑奶奶，這裡也坐不下這些人，你把他們小姊妹們帶到裡間去坐，你們娘兒們也說說話去。鴛鴦呢？你把你奶奶也領到你們房裡去，珠兒也去，你們夫妻們也說說話。」

我們的兩位太太上炕來坐。我們的兩位老爺就在那邊牀上坐，姑老爺陪著。他們小弟兄們都在地下椅子上坐，史大姑爺陪著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遵照所說的次序兒坐定。賈夫人領了尤氏、湘雲、黛玉到裡間去說話，鴛鴦領了李紈也到賈珠的房裡去了。

這裡賈赦向林公道：「姑老爺蒞任未滿三年，怎麼忽然又有榮升的信兒？」林公道：「小弟也不知其所以然，想來也必定有人保奏的。但只是人生聚散無常，二位老長兄也不可過悲。」

況且老太太昇天與老太爺完聚，也替我們做兒女的完全了一件大事，這也是人生求之不得的。」賈政聽了擦淚道：「父母百年完聚，雖說是遂了兒女期望之心，然而目睹音容，不能無慟。」

賈母聽了笑道：「你們怎麼還不明白，我和姑老爺他們再履人世，原為有一段因果。我當日在生時，原將寶玉他們的姻緣弄錯，後悔無及。後來在地府幸而遇著姑老爺，好容易千奇百怪生生死死了結了一件心事，我心裡實在舒服了。這會子你老太爺接我去完聚，乃是正理，你們反倒悲傷起來。你們想想，你們就留我在人世再住一百年，也總不過是這個味兒。又吃不得人世的飲食，又穿不得人世的衣服，到底算個什麼兒呢。我當日不肯到家裡去住，原為怕你們到臨別時不忍分離，這會子你們仍是如此。依我勸你們哭會子也留不下我，何苦？娘兒們多說會子話兒，豈不比哭強呢。」賈政等政聽了，都一齊站了起來道：「老太太既要歸天，兒孫們也不敢強留。只求老太太將家中的一切後事開導指示一番，兒孫們將來也得所遵循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你們都是些讀書明理為官作宦的人，我沒讀過書，也不知道什麼別的，想來人生在世，富貴窮通雖說有個定數，總是行好必有個好報，行惡必有個惡報，你們只記著這兩句話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答應了個「是」。

邢、王二夫人又將姑姑凡，惜春成了正果脫了凡胎的話告訴了賈母一遍。賈母聽了歡喜道：「這也奇了。可見人行好事，天必從之。四丫頭這就是替咱們家增了光了。可憐他老子鬧了一輩子的煉丹，也沒修成，他倒弄成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都說：「這總是托賴老太太的福氣所致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到底是四丫頭悟道的心誠，可托賴我的什麼福呢。你們聽我說，大家吃了茶，坐會子都早些兒回去罷。我們的行李已經打發馮淵、秦鍾、崔文瑞帶著他們的家眷頭裡去了，這裡只留下司棋家兩口子和鮑二家的、焦大伺候我們。明兒不過一點燈的時候就到家裡，你們把大觀園省親的正殿打掃出來，多擺上幾十桌酒席，把親戚家的男客、女客都請了來，大家都見一見。坐的時候，無論賓主，都要夫婦同坐一席，挨著次兒排了下去。雖名為錢行的別離酒，卻做一個伉儷團圓會。只許歡笑，不許悲哀。姑老爺你聽我說的是不是？」林公答道：「老太太想的很是，很該作個團圓會，才合我們這一段因果。二位兄嫂就遵著老人家的話辦罷。明日我們的酒席，仍是我們這裡抬了去就是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賈夫人從裡間走了出來，向邢、王二夫人道：

「二位舅太太，你們不用傷心，我才和你外甥女兒說來，老太太歸天與老太爺完聚，乃是正理。就是你妹夫升了天曹的官兒，這也是一件難得的事。就是將來你們要見見我們，也沒什麼難處。你外甥女兒他們，現有什麼返魂香、尋夢香，那都是仙家之物，只用點起香來，彼此也就可以相見了。我才說教他們明兒點起香來，送我們到天上去，他們這才都喜歡了。」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站起身來才要說話，只聽賈母笑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樣罷。你們可也放了心了，大家都回去罷，天不早了，也讓我們歇息會子，明兒還要上路呢。」眾人聽了，不敢違拗，只得起身告辭。史湘雲因牽掛著惜春不肯回家，仍同尤氏、紈、黛跟著邢、王二夫人坐車而回。林公、賈夫人送至大堂，看著他坐車的坐車，騎馬的騎馬，出了廟門，這才回後而去。

且說榮府的眾人，車馬耀耀，燈火照耀，一直回到府中。

赦、政二公率領子姪先到書房去，教人傳了林之孝、賴大等一班兒能事的家人來，吩咐明日派人先將大觀園省親的正殿打掃潔淨，懸燈結綵，擺設鋪陳，多備酒席，演三出神戲，所有的親戚家的男客、女客俱下請帖，願來不來，聽從其便。分派已定，這才散去，各自回家。

再說王夫人下了車，送了邢夫人、尤氏各自回家，領著湘雲、李紈、黛玉進了上房。只見寶釵迎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太太回來了，今兒又是雙喜臨門。鳳姐姐自從太太去後，回到他房裡，不過半個時辰就分娩了，養了個怪好的小小子兒。我們這里正替他忙亂張羅，周親家奶奶家也差人來說，巧姑娘也養了小孩兒了。可巧兒的舅舅外甥一天兒，這也是件有趣兒的事情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笑道：「很好。娘兒倆一天兒養孩子，倒也有趣兒。只是事情都擠在一塊兒，可教人怎麼個辦法兒呢。妙師父和四姑娘安置妥當了嗎？」寶釵道：「都依舊到櫳翠庵去了。」

我怕人畫、雪雁兩個丫頭不夠使喚，又把秋紋也派了去了。太太到了廟裡，老太太吩咐了些什麼話？」王夫人也將賈母吩咐的話述了一遍。寶釵聽了，不勝悲感。王夫人道：「夜深了，你們都各自回房歇歇去罷，只怕你老爺進來也要睡呢。明兒在家都早些兒起來。想著先差人到巧姑娘家送粥米道喜去。寶丫頭，你們照應著把你史大妹妹送到秋爽齋去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不相干的，這個路也走熟了。」於是，湘、紈、釵、黛四人辭出上房，都往大觀園來。

先將湘雲送到秋爽齋與探春同住，李紈自回了稻香村，釵、黛二人才向怡紅院來。剛到月門，只見寶玉從瀟湘館那邊，手裡提著個小明角燈兒緩緩而來。寶釵笑道：「這麼亮的月色，還打個燈籠，也太小心過餘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怎麼倒走過去了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們送史大妹妹去來。」寶玉走到跟前將燈籠遞與黛玉，拉了他二人的手，一同進了月門。早見晴雯等迎了出來，接了燈籠笑道：「好，爺和奶奶們一塊兒都回來了。免得我們等了這個又等那個的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今兒你們五個人，可也風光夠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灑也灑夠了，風光風光也該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當著那些人，又放風箏，又要打鞦韆，一點臊兒也不害。到底襲人比你們強，老乾多了。」金釧兒笑道：「罷喲，我們只有一個漢子，那裡跟得上他老乾呢。」招的釵、黛二人一齊笑道：「這個小蹄子的嘴越發要不得了，什麼老婆漢子的都說上來了。快取我們的衣裳去罷，我們換了衣裳，聽我們說正經話罷。」金釧兒、紫鵲、柳五兒聽了，忙將他三人的舊衣取來，一齊換上。晴雯、鶯兒、襲人送上茶來。釵、黛、寶三人坐在炕上，晴、釧、鵲、鶯、花、柳六人都坐在椅子上。

黛玉便將適才在廟裡對賈夫人說要點了尋夢香送林公夫婦到任的話，告訴了釵、寶二人一遍。二人聽了，俱各大喜。寶釵道：「你這個話說的倒投了機了。才剛兒我問四妹妹，他如今脫了凡胎，到底將來作何歸結。妙師父說，必須要先到太虛幻境，求警幻仙姑奏知了上帝，討了封號，就有了歸結了。妙師父還說，送了老太太去後，他就同四妹妹到太虛幻境去呢。」

我和二姐姐、三妹妹商量，求妙姑把我們姊妹們攜帶到太虛幻境去逛逛，他已經應許下了。你才這一說，正說到一家子了。

明兒咱們一塊兒都送姑太太去，送下姑太太再到太虛幻境看四妹妹去。你們說好不好？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到底不知路徑的遠近，太虛在上界之下，明兒既是大家要去，索性請老太太、姑媽都先到太虛幻境，送下四姑娘，就求姑老爺面奏上帝討個封號，豈不更順便呢。」黛玉聽了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們先把要送去的人算一算，看那匣內的尋夢香夠用不夠用。」

寶釵道：「不用算。知道定得准臨期誰去誰不去呢？我才也問香菱姐姐來，他說尋夢香不過剩了有二十多支，想來也夠用了。」

倒是警幻给你的那個小匣兒，妙姑說教你明兒帶了去，交還了他罷，留著也無用了。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可也是呢，何不把那個拿出來瞧瞧，看那上頭有什麼法兒沒有？」紫鵲聽了，忙去將匣兒取了來。三人在燈下打開匣兒，取出冊頁，打開細看。

黛玉一面看，一面指向寶釵道：「寶姐姐，虧你提起他來。」

你看這一段兒，正是明兒用得著的。有了這個，可以不必再用尋夢香了。」寶玉、釵寶看了，俱各大喜，道：「妙極了。咱們何不照這個樣兒來畫起來。就畫上一百張儘夠用了。」黛玉聽了，忙命紫鵲、鶯兒取了黃表、硃砂、新筆、淨水來，三人在燈下約有半個時辰，畫了一百張神符。寶釵囑咐道：「此事且莫聲張，到了臨期，我三人酌定，應該去的給他符一張，令其於臨睡時焚化。不該去的，慎勿濫與。咱們也只帶了晴雯、金釧兒去，留下他們四人看守屋子。」商量已定，收拾安寢。

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起來梳洗已畢，寶玉便先到省親的正殿上看著教人打掃鋪設。寶釵、黛玉二人便都到王夫人上房去，先張羅著教人辦了粥米禮物來。王夫人命賈璉親自騎馬去看。接著就是周小姑爺來磕頭，王夫人便留下，命寶玉陪著吃了早飯。

去時，便告訴說，尚須到別的親戚家去磕頭，隔著城，晚上不能來送老太太的話。打發小姑爺去後，這才請眾姊妹來一同吃早飯。

剛然吃畢，就有丫頭們來報說：「姨太太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迎了出來。只聽薛姨媽在院子裡道：「怎麼姑老爺升的這樣快，老太太也要歸天去，住的熱喇喇的，又要分離！我昨兒晚上聽見，一夜也沒睡得著覺。今兒一早我就要來的，周小姑爺又來磕頭來了，說巧姑娘恭了喜了，我才又辦了粥米打發蟠兒到周家道喜去了，所以我吃了早飯才來的。才剛兒一下車，又聽說鳳丫頭也恭了喜了。好，娘兒倆一天兒養孩子！」

說的眾人都笑了。王夫人要往房裡讓時，又聽薛姨媽道：「你們都瞧過鳳丫頭了沒有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昨兒晚上人家剛分娩了，他們眾姊妹們就都去了。只有我和他大嫂子、林妹妹、史大妹妹昨兒都到廟裡去看老太太，今兒又忙了一早上，還沒去看他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們就到他房裡去罷。」

你們去過的姊妹們，就在這裡等著我們罷，他那房裡也容不下這許多人。」

於是，薛姨媽、王夫人、李紈、黛玉、湘雲五個人，都到鳳姐房裡來。一進房門，就瞧見平兒在地下扇爐子煎藥，尤二姐在炕上包裹孩子，鳳姐擁著被窩靠著引枕打盹。平兒、尤二姐見了薛姨媽，連忙站起來問好。鳳姐驚醒，笑道：「姨太太、太太都來了，怨我的罪罷，我也站不起來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

「姑娘，你可大喜！得了兒子，又得了外孫子，真是雙喜臨門！」

鳳姐皺眉道：「什麼喜呢，早不養遲不養，偏偏兒的老太太要昇天這會子坐在屋裡了。你老人家說，教人著急不著急呢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事情碰在一塊兒，可有什麼法兒。養孩子可是由得人的事嗎！」湘雲聽了接口道：「要不是昨兒放風箏瘋鬧，只怕還等兩天兒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個雲妹妹說的越發招人笑了。他如今已經過了月了，那裡是瘋鬧的緣故呢。」

鳳姐歎氣道：「可憐老太太疼了我一輩子，明兒昇天，我也不能瞧著送一送，實在恨死人了。這個孩子自從昨兒落了草兒，一夜不住聲兒的呱呱哭的哭，氣的我恨不得把他兩腳踢死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這都是胡使性子呢，拿著孩子撒起氣來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二孀娘，不是我當著姨太太、太太說，這也是你老嘴老臉不尊重的緣故。前兒在人面前撇清，告訴我們說自從回生以後，他二叔總是在他尤二姨、平姨房裡，你各自一個人兒修真養性的，這會子又養了孩子。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謊辦出來了嗎！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可說嗎，這都是寶兄弟的那個混帳師父，好好兒的又給了些什麼孔聖枕中丹。自從吃了那個藥，忽喇巴兒的不愛到他們倆人房裡去了，死裡活裡的只是纏磨我，教我可有什麼法兒呢。」說的眾人越發都大笑起來。

薛姨媽握著嘴笑道：「噯喲喲，你們聽，這個鳳丫頭越發倚老賣老的了，虧他說著也不害個羞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的好姨太太，我這如今已是有了外孫子的人了，比不得他們這些三六一十八的小媳婦子家，早已就一車骨頭半車肉了，還害什麼羞呢。」眾人聽了，又都大笑起來。李紈還要攬他，只見平兒煎好了藥，端來服侍鳳姐吃了。薛姨媽道：「我們讓他吃了藥，躺著養養神兒罷。」於是，大家又上房會了眾姊妹，都到櫳翠庵去看妙玉、惜春。

話休煩絮。午後，賈政下了衙門，便差人去邀請親友。除有官差不能來的不算外，早有孫二姑爺、週三姑爺、史大姑爺、薛蟠、薛蝌與薛二姑爺、甄寶玉、柳湘蓮諸人都到了。賈政在書房款待男客，王夫人在賈母上房款待女眷。吃畢了午飯，約有掌燈時分，大家列坐閒談。忽見焙茗進來稟道：「老太太、姑老爺、姑太太、大爺都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連忙起身迎了出去，都在榮禧堂丹墀下，賓東主西拱立以待。果見林公鳴鑼響道而來，轎至丹墀落下。賈珠已在儀門外下馬，步行進來。

林公下了轎，見了眾人，先賓後主逐一的寒溫華。赦、政二公便將林公與眾親友，仍先讓到書房裡坐。隨後便是賈母、賈夫人

的兩乘大轎，鴛鴦的一乘小轎。司棋、鮑二家的都在儀門外下車步隨，一直進了榮禧堂的宅門落轎。只見薛姨媽領著眾姊妹，邢、王二夫人領著眾妯娌，都在宅門口，也是賓東主西排班迎立。賈母、賈夫人下了轎，大家彼此問好畢，便拉了薛姨媽一同到上房來。邢、王二夫人，便讓賈母、賈夫人、薛姨媽都到炕上坐，眾姊妹們都在椅子上坐，自己和他們眾妯娌們在主位相陪。丫頭們獻茶畢，薛姨媽淒然向賈母、賈夫人道：

「好容易盼的老太太、姑太太的駕再臨人世，如今住的熱刺忽喇的，又要分離。我昨兒一聽見信兒，心裡就很難過的受不得了。」說著早流下淚來。賈母道：「姨太太，你快別這樣，這也是個定數。我昨兒已經和他們都說過了，今兒我們大家團聚，作一個伉儷合歡會，無論賓主都要歡喜，不許悲傷的。至於我和我們姑奶奶原是鬼魂，雖居人世，又不能享人世之福，不過是一股氣兒，聚而成形，來如水月，去似鏡花，又不怕程途遠近，又不怕山川阻隔，來去總是一樣的。難道我們去了，咱們從此就不能相見了麼？要見面也還容易的。姨太太你這一傷心，又要招起他們來呢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眾人都站起來道：「妙師父和四姑娘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神仙來了。」果見妙姑、惜春走了進來，才要施禮，賈母、賈夫人連忙下炕拉了起來，就拉他二人也坐在炕上。賈母向惜春道：「我的兒，難為你志苦心堅，到底修成了大道，替我們臉上增光。我昨兒也向你姑老爺說來，他說將來見了玉帝，必替你面奏討封的。你如今已經脫了凡胎，家裡也難以久住，自然是跟了妙師父到太虛幻境去了了。」惜春道：「警幻仙姑早已知道老太太、姑媽要昇天，所以算著日子打發妙師父度脫我來的。我們兩人這也就跟著老太太一塊兒去罷了。」

賈母聽了歡喜道：「很好。你姑媽還說教你寶哥哥、林姐姐都送我們去呢，咱們一塊兒倒也熱鬧些兒。」寶釵聽了忙道：

「昨兒妙師父也許下把我們眾姊妹們帶了太虛幻境去逛逛，我們昨兒把符都畫下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姑娘，你們不是有什麼尋夢香，怎麼又鬧畫起什麼符來了？」寶釵未及回答，只聽妙姑笑道：「你們畫的必是警幻的送魂符。他這個符能奪陰陽造化之功，人若睡下將此符焚化，立刻真魂出殼，任其所之，又比尋夢香強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向寶釵道：「你們既有這個符，多去幾個人兒更好了，不知你們姊妹們都誰要去呢？」寶釵道：

「我大嫂子、二姐姐、三妹妹、菱姐姐、雲妹妹、邢大妹妹、琴妹妹、尤家二姨兒、三姨兒、小大奶奶，我和林妹妹帶著晴雯、金釧兒連你老人家的女婿，共是十五個人。」王夫人聽了忙道：「你們既有神符，也給我們兩張。昨兒晚上，你老爺傷心了半夜，說老太太歸天，我們作兒子、媳婦的竟不能親身去送。你們既有神符，我們也該去送老太太才是呢。」寶釵聽了，不敢答言，只瞅著賈母。

賈母道：「你們老夫婦乃是一家之主，如何去得呢？況且這一開端，大老爺、大太太、珍哥兒、珍哥兒媳婦都要去，可教我攔住誰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這也都是該當的，不但他們，連我也該送去才是呢。」賈母道：「姨太太，你這一說就有了，我連你姐姐也不教他去，何況你呢。」又向王夫道：「這樣罷，既是你老爺不放心，要去就教他去罷了。把我送到地頭兒見你老太爺，回來告訴你們，你們大家也就都放了心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寶玉進來稟道：「大觀園的酒席都齊備了，請老太太、姑媽都過去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來的正好。我告訴你，你老爺也要送我們去呢，你就替他預備下一張神符。我們臨去時，就教你老爺同你姑娘老爺、大哥哥先到任去，你和他們眾姊妹們都跟著我們到太虛幻境去就是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於是，賈母站了起來，向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，你同我們兩位太太帶了他們眾姊妹們，先到大觀園去，我和姑奶奶到鳳丫頭房裡瞧瞧他去，不過一會兒的工夫就來了。」說比地，便都下了炕。賈母、賈夫人、鴛鴦都往後邊而去，平兒、尤二姐也就忙隨了去。

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領了其餘的姊妹們，都到了大觀園來。到了省親的正殿，但見兩邊都搭著彩棚，對面搭著戲台，結彩懸燈，十分華麗。進了正殿，只見正中擺著一席，兩邊分列著二十餘席，俱靠著殿內的山牆，就如大萬字炕一般，說不盡的山珍海錯，水陸乾鮮。

眾人正在瞻玩，只見寶玉進來向邢、王二夫人稟道：「方才老爺們說，昨兒晚上老太太吩咐說，教今兒做個伉儷合歡團圓會，必要教夫婦同席。才剛兒大家算了一算，若夫婦同席，不但本家子大伯子、小嬸兒無所迴避，就譬如親戚們柳二哥、尤三姐姐旁邊就是史大妹夫、史大妹妹，這也不雅像。違背了老太太的命，這也不是。如今老爺們商量的是男東女西，兩邊分坐，夫婦同在一堂，這也就是伉儷合歡了。請太太們把這個話，過會子回回老太太就是了。」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都點頭道：「這個話說的很是。」

正還要往下說，只見平兒、尤二姐、鴛鴦從小道岔來稟道：

「老太太、姑太太都來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往外跑。只聽戲台上奏起樂來。男客們都從彩棚內走出，在丹墀下迎接。邢、王二夫人、薛姨媽領了眾姊妹，都在丹墀上迎接。果見賈母、賈夫人都坐著竹椅轎子，老婆子們抬著來了。到了丹墀落轎，一齊下來。賈母向薛姨媽道：「教姨太太久等了。為的鳳丫頭只是哭，我才細細的開導了他一番，他才不哭了。」說著，便拉了薛姨媽進了殿門。王夫人上前忙將夫婦同席有許多妨礙，如今改為男東女西的話，告訴了賈母一遍。賈母道：「我的意思，不過要取個吉利，也倒忘了這些妨礙，這是男東女西也罷了，就請老爺們、爺們都進來罷。」丫頭聽了，忙去傳請。

於是，林公領了眾人，賓前主兵從東邊門內進來。賈母道：

「我們也就坐罷。姨太太，今兒這叫個伉儷合歡會，咱們倆人是沒有老伴兒的，就坐這中間的一席。妙師父和四丫頭，他們倆人是神仙，就陪我們兩個。東邊首席是林姑老爺，西邊就是姑奶奶。二席是柳二爺，西邊就是尤三姑娘。三席是小甄大爺，西邊就是李二姑娘。四席是史大姑爺，西邊就是史大姑娘。五席、六席是薛大爺，薛二爺，西邊就是菱姑娘，邢姑娘。七席、八席是孫二姑爺、週三姑爺，西邊就是二姑娘、三姑娘。其餘就都是主人家了。東邊從我們大老爺、二老爺、珍哥兒、珠兒挨著次兒排到蘭哥止，西邊也就是我們大太太、二太太一直排到蘭哥兒媳婦止。東邊席上叫寶玉送酒，西邊席上叫黛玉送酒。」

這都是為他們倆人的事情，也該謝一謝。姨太太，你聽我分派的好不好，說的是不是？」薛姨媽聽了，笑道：「實在老太太分派的我們連個謙遜的話兒也不能說了。妙師父、四姑娘過來，咱們就陪著老太太坐罷。」

於是，大家都不好再謙，都照依著賈母分派的次序兒就坐。

寶、黛二人，兩邊送過了酒，也各歸其位。丫頭們送上戲目來，請老太太點戲。賈母道：「不用點，聽我吩咐：頭一出，唱《滿床笏》。第二出，唱《兒孫福》。第三出，唱《蟠桃宴》。」

就演這三出罷了。」丫頭們聽了，傳下話去。登時鑼鼓齊鳴，簫笙並作，唱起戲來。兩邊賓主，觥籌交錯，十分熱鬧。

約有兩個時辰，三齣戲唱完，婆子們抬上錢桌子來放賞。

賈母向政道：「戲唱完了，你們要送我去的人，也都回房安歇去罷，天不早了。」賈政、寶玉聽了，知道時光有限，不敢強留，只得起身告辭，由東邊門內下去，各自回房去了。釵、黛等姊妹也由殿後去了。這裡賈赦、賈珍、邢、王二夫人一齊上前流淚挽留道：「天還尚早，求老太太寬坐片時，兒孫們還求教訓。」賈母見了忙道：「你們不用著忙，我們還不走呢。暫且把酒席撤去，我們洗洗手，還要到宗祠拈香去呢。」賈赦等聽了，一面命人撤席留水，一面命賈蓉、賈蘭到宗祠去預備香燭。

不多一時，撤完了酒席。大家盥漱、吃茶畢，賈母站起身來，向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，我們到宗祠拈香，你同親戚家的爺們、奶奶們在裡這坐著，略等一等我，我們就來了。」薛姨媽聽了，連忙答應，只得同親戚們都仍在殿上坐候。

於是，鮑二家的攙了賈母，司棋攙了賈夫人在前，鴛鴦在後，邢、王二夫人領了尤氏、趙氏、范氏、平兒等俱由西邊門內出去。林公、賈珠在前，賈赦領著賈珍、賈璉、賈環在後，俱由東邊門內出去。前面提燈引路，大家都往宗祠而來。

原來宗祠就在大觀園的東邊，開了東角門轉彎便是。眾人說話同行，並不覺遠。到了宗祠，只見裡面點的燈燭輝煌，香煙繚

繞。賈蓉、賈蘭在門外侍立。賈母身賈赦、邢、王二夫人道：「裡面地方窄，容不下多人，你們都在外面等著罷，只我們幾個進去拈香就是了。」說著便同林公、賈夫人、賈賈珠、司棋、鮑二家的一齊進了祠堂。

這裡賈赦向邢夫人道：「祠堂內雖說容不下多少人，咱們倆人陪進去才是。」邢夫人聽了，才要舉步，只見見林之孝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道：「方才焦大、潘又安在去吩咐伺候轎馬、執事，奴才們親眼瞧著，都排在榮禧堂下，又沒見老太太、姑老爺出來，忽然刮了陣旋風，全不見了。」賈赦、邢、王二夫聽了，吃了一大驚，連忙一齊跑進祠堂看時，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了。

眾人正在驚疑，忽聽空中有音樂之聲。一齊出來看時，恍恍惚惚聽見像是賈母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你們都過去照應著親戚們，都回去罷，我們走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不禁傷感，望空哭拜。

忽見丫頭們打著燈籠，攙著薛姨媽也來了。薛姨媽向邢、王二夫人道：「姨太太們，不用傷心了，這也是老太太怕咱們哭，所以才哄著咱們脫身去了。我們才在殿上坐著，男女一堂到底不大方便，我才叫蟠兒、蝌兒先打發了戲子們，把姑爺們都讓到書房裡坐去了。我正和姑娘們說閒話兒，妙師父和四姑娘說，『老太太已經去了，我們也就去罷』，只見他倆人身子一晃，連影兒都不見了。又聽了聽，你們這邊哭呢，唬的我忙教丫頭們把姑娘們送到裡頭去了，我才過來瞧你們來了。」眾人聽見惜春也去了，愈加傷感，又哭了會子，這才勸住了。